



保持榮譽的人

崔雲鵬等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不平凡的人	李根全(1)
保持榮譽的人	崔雲鵬(9)
他沒有殘廢	崔雲鵬(17)

不平凡的人

——記共產黨員金明烈的事蹟

李根全

從吉林省和龍縣水南村回來一個多月了，金明烈的形象還經常在我眼前閃現。

我第一次看見金明烈是在他的家裏。我只在門外叫了他一聲，就看見一個身材很高、臉色紅潤、戴着色鏡的人，推開房門探出頭來問：“誰？”

“你就是金明烈同志？”我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說。

“對，就是我。”他微笑着趕忙讓我到屋裏坐。

他聽說我是從長春來的，便高興地笑着，頭一句話就問：“第一汽車製造廠建設得怎麼樣啦？”我把我知道的情況告訴了他。

“啊，這麼快啊！”他很驚奇。

接着，他又笑咪咪地，非常關切地問到各地互助合作組織的發展情況，問到許多許多新的工廠的建設情況；問到朝鮮和印度支那停戰協定的執行情況，又問到緬甸聯邦吳努總理訪問中國的情況……他對一切都感到興趣。

幾天以後的一個晚上，我又訪問了金明烈。他和我敘述了他過去的戰鬥生活。

一九五〇年冬天，在朝鮮奪取敵人的一個高地的戰役中，

敵人的槍彈奪去了他的兩隻眼睛。同志們把他送到野戰醫院初診時，醫生告訴他：“右眼睛能恢復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視力。”當時他很高興，心裏想：只要不是全瞎，能自由行動，就能為黨工作。

可是在激烈的戰鬥中，野戰醫院從這移到那，從那又移到這，一直拖了兩三個月。他的眼睛一天天惡化了。當他回到祖國施行手術時，時間已經晚了，視力再不能恢復了。

他聽說視力不能再恢復了的時候，他失望了。他想：“完了，什麼都完了，再不能為黨工作了，只能作飯桶了。”他一天到晚飯也不愛吃，話也不願說，面色也漸漸蒼白了。他過去喜歡說說笑笑，唱唱跳跳的，可是現在他沉默地躺着。一聽到傷病員們說笑聲、唱歌聲，他就厭煩起來。

就在金明烈處在這樣困難的時候，黨向他伸出有力的手。一天，政委來到他的病房，握着他的手說：

“老金，共產黨員的思想是永遠不會受傷的！黨了解你，你為黨為人民立過功；在這些艱難的環境中，在醫院不斷遷移的日子裏，你用堅強的黨性忍受着痛苦，忍受着普通人難以克服的困難……你對黨是忠誠的！我鄭重地告訴你，黨還需要你，祖國還需要你這忠誠的兒子！……”

這話像在他面前燃起了光明的火炬。他彷彿從昏迷中驚醒過來一樣，從床上猛爬起來：“黨還需要我嗎？”他想起幾天來自己所想的，心裏“熱呼啦”地難受起來，“我還够一個忠誠的兒子嗎？”

黨不斷地教育他。給他講保爾的故事，告訴他怎樣去生活，怎樣去繼續鬥爭……。

“對，思想沒殘廢，心還在跳動，這就能為黨工作……回家鄉去！”金明烈就這樣堅定了生活的信心。

金明烈心想：我雖然不能閉着眼睛扶犁點種，但是村裏有一個小鐵匠爐，爐上的風匣是可以閉着眼睛拉的。

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金明烈復員回到家鄉了。

家鄉起了很大的變化，人民的生活改善了，覺悟水平提高了，互助合作組織發展了。原來村裏鐵匠爐的手拉風匣已改成了電動的了，一切都變了。他雖然不能親眼看見這些變化，但從許多人的談話裏，他知道了這一切。他雖然不能去拉風匣而“失業”了，但他為家鄉這個驚人的變化感到高興！

金明烈雖然身帶殘疾回來，但給他的家庭帶來了極大的愉快。特別是金明烈的愛人——童貞淑（共產黨員），她為她的男人光榮歸來而感到高興。有時，她瞧着金明烈深深塌了進去的兩隻眼睛，心裏為他難過，可是她怕明烈覺察出這種感情，她總是和悅地跟他說笑，用真心去愛他，體貼他，無微不至地照顧他……金明烈要去哪裏，貞淑就領他到哪裏。

山坡上的積雪化了，青草發芽，花兒開了。天氣變得暖洋洋的。他倆坐在房山底下曬太陽。金明烈輕聲問童貞淑說：

“貞淑，現在是什麼時候啦？”

“春天！”

“春天？”金明烈高興地說：“是不是到了種地的時候啦？”

“嗯，快啦。”

“貞淑，你領我上野地去蹣蹣好嗎？我實在是悶啦。”

貞淑在前邊拉着他的手，他在後邊跟着。

大地上散發着醉人的泥土的香味。貞淑採了各種各樣的花，拿到他跟前，給他解釋着，這是什麼花，那又是什麼花，什麼樣的顏色，放了幾片葉。金明烈把一個個花朵輕輕接過來，用他的鼻子聞着：多麼好的春天啊！

家鄉泥土的香味，這充滿着生命力的春天，吸引着金明烈，勞動的慾望更強烈了。他蹲在山坡上說：

“貞淑，我想跟你們一塊去種地！”

“不行，”貞淑說，“你以為你不勞動就沒有飯吃了嗎？再說看不見什麼，怎能……。”

“困難一定會有，不過，困難嚇不倒一個共產黨員！”

他的愛人，還有村裏的許多人都來勸說他，阻攔他，可誰也攔他不住。他終於參加春耕了。

他蹲在壟溝一步一步向前挪動着，用手摸着壟台刨壟，他愛人在他後邊撒種。蹲在壟溝裏刨壟不得勁，他就順過來騎着壟台刨。開始刨得不勻，有的遠，有的近。錯了，貞淑在後邊糾正他。他想着，琢磨着……。一天，兩天，過去了。他終於找出了門道，他用步量着，邁一步刨一壟，邁一小步刨一壟，哈，成功啦！互助組員們稱讚他：刨得又準又正！他高興的了不得，興奮得叫起來：“只要艱苦努力，苦心鑽研，什麼都會成功的！”

金明烈對勞動的信心更加堅定了。他同互助組員們，同他愛人一塊，用手撫摸着，把一棵棵莊稼培育起來。他每逢摸到莊稼又長出一節的時候，就興奮地叫起來：“喂，貞淑啊，你瞧，這棵苞米又長出一節來了！”

掛鋤了。掛鋤季節在農村說來，總算是閒季了，金明烈也

應該歇歇了。可是不，金明烈一定要跟童貞淑一塊去打柴。童貞淑不讓他去，他就央求說：“貞淑，你領我去吧，我在家悶不住！”

童貞淑沒法，帶着他去了。金明烈讓她帶兩把鐮刀。童貞淑胡弄他說：“帶上兩把了。”他不信，他非要摸摸不可。沒法貞淑又帶了一把。

到了山上，童貞淑把他領到樹根底下，讓他休息，她去割柴去了。等她走了以後，金明烈站起來，右手拿着鐮刀，用腳探着，走到林子跟前，按着他過去在家割柴的習慣，撿起一把柴火，把鐮刀貼在地皮，狠勁一撿，笤條嘩啦啦地割了下來。

“噫，這活比什麼都好幹，只不過是看不見罷了。”他高興地一把一把地割着、割着……不小心，一下子把腿給割破了。

童貞淑看了後，焦急地跑過來。一邊埋怨他，一邊扯下一塊裙子布，給他包上。然後，又摘了一大把榛子給他吃，說啥也不讓他再割了。把鐮刀也藏起來了。

“不要緊，劃破點皮算不了什麼，在前綫受輕傷都不下火綫的呀！”

“這不是火綫！……”

“對，我不割了。”

金明烈哪裏能呆得住，他又爬起來，摸鐮刀，摸不着。他呆了一會，又摸到童貞淑後頭，給她捆柴火。

童貞淑回過頭，又感動又生氣地說：“明烈，你怎麼又……。”

“貞淑，我實在呆不住……。”

屯裏的人們看了都過意不去，李昌淳說：“明烈，你不去

割柴，你家的灶坑就沒柴燒了嗎？”

“不，你不知道，挺大個人怎麼能成天坐在家裏？出去活動活動，心裏痛快些……。”

許多人的阻攔都叫他給說服了。三年多來，他就是這樣用堅強的毅力克服着重重困難，用心琢磨着，試驗着。失敗了，不灰心，又去琢磨，又去試驗。困難被征服了，他成功了。種地、剗地、割地、打場、打柴、織草袋子……，什麼都能幹了。他跟童貞淑一天能織三、四條草袋子；他自己能搓二百五十條草繩，而且他搓出的草繩又光又滑，粗細又均勻。

金明烈的求知的慾望很高，他常說：“一個共產黨員，沒有知識，不懂得黨的方針政策，怎麼能領導羣衆前進呢！不學習，就要變成鼠目寸光的人了！”他不肯落在時代的後面，生活的後面。他要追上去，要追到生活的前頭，把生活建設得更美好！他想盡一切辦法苦心學習着。

那天，我在他的裏屋看見一大堆報紙和雜誌：“延邊日報”“新農村”“支部生活”，還有其他一些書籍。開頭我以爲這些書是童貞淑的呢！後來我才知道，是金明烈的。“延邊日報”（前“東北朝鮮人民報”），從一九五一年開始一直訂到現在，沒有間斷過。我很驚奇：一個雙目失明的人，怎麼能學習那麼多的東西啊？

幾天以後我知道了，他愛人是他的老師，是他固定的長期的讀報員、讀書員。她不在的時候，他就找鄰居的學生許昌煥給他讀。有時屯裏來了工作人員，他就拉到自己家裏住，叫他給講講，或給他讀一段。三年多啦，他一直是這樣，一天也沒

有中斷過學習。

當地的黨支部對他的學習也很關心，爲了減少他在學習上的困難，多叫他參加會議。不管是黨的團的，或者是行政幹部會議，都叫他去參加。有時支部就叫童貞淑領他去，有時支部書記親自領他去。道遠不能去參加時，支部書記回來，給他傳達。就這樣，他的知識一天天地在豐富着。去年秋天，支部舉行了一次關於黨的基本知識、農村階級政策、憲法的測驗，金明烈得了九十六分，在支部二十多個黨員中，他得分最多。

經過學習，他懂得了農村必須走合作化的道路——社會主義的道路，小農經濟必須改造的道理。一九五三年春，村裏醞釀建社時，他第一個報名參加了。他給互助組員們講蘇聯農村的情況、講黨的總路線、講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，不分白天黑夜地奔忙着。他們的互助組終於建成了合作社。社員們選他作監察委員會的主任。他又讓童貞淑領他幾次到互助合作基礎薄弱、離家七里多地的上南屯去宣傳，動員農民入組入社。兩年來，他幫助上南屯和水南屯建立了好幾個互助組和合作社。

他決心同羣衆一塊，把家鄉建設得更美好。這是前年秋天的事——他聽到明岩村有果樹栽子。他就馬上和合作社生產管理委員會研究，親自到二十多里遠的明岩村去學習果樹栽培方法，回來動員社員栽果樹。開始羣衆不接受，他又到明岩村去，把各種各樣的果子拿來擺到社員面前，用事實來說服他們。

在他的宣傳動員影響下，那荒蕪的山坡栽上了大片的果樹，去年果樹的幼苗已發出了青綠的嫩葉，幾年以後就可以採

摘大批的水果。

有一天晚上我走過金明烈的屋前，屋裏已經閉了燈。可是屋裏却傳出了琴聲。我走進屋裏輕聲問：“誰呀？”

“我，是我在彈琴。”金明烈愉快地笑着說。

他繼續彈着，彈的那樣熟練，那樣動聽！

有時他把孩子叫到跟前教給他唱歌，有時給人們講故事，有時他一面做活，一面哼哼呀呀地唱起來。休息時，他總是彈彈唱唱，說說笑笑。有一次和龍縣婦聯主任告訴我：前年夏天，他在縣裏開會。一天，他愛人童貞淑領着他從他們住的地方上會場去，路上不小心，一下子，兩個人都跌在陰溝裏。路旁許多人看見了，都很難過的走上去扶他。可是金明烈沒有難過，爬起來輕輕地拍去身上的灰土，哈哈笑起來！

保持榮譽的人

——記革命殘廢軍人模範劉啓才的事蹟

崔雲鵬

一九四八年靠近中秋節的一天，在解放四平戰役中失去了左眼和右手，右腿也負了傷的劉啓才，回到他的故鄉——康平縣蓮花泡村。聽說他回到家來，村幹部、羣衆都來看他。大家看他殘廢這樣重，都說：“放心吧！土地我們完全給你代耕，和你沒有回來的時候一樣。”

“不用啊，別看我殘廢了，還能勞動哩！”劉啓才回答鄉親們說。

家鄉人們的關懷，使他感到無限的溫暖。但是，他回來却不是爲了依靠羣衆生活的。在部隊，他被評爲一等革命殘廢軍人，領導上原叫他去教養院去受供養的，但是他覺得自己還沒完全喪失勞動能力，還應該爲正在進行的解放戰爭繼續出力，於是他決定回家參加農業生產，經過向組織上幾次要求才被批准了。

不過，劉啓才也知道：他這樣的殘廢身體如果馬上參加互助組，只會累贅人家。於是他就於秋後刨了點園子地練習耕種。他用右胳膊挾着鎬把，腰深深地哈下去，一鎬一鎬地刨着。可是使他很失望：鎬頭下去只見浮土飛起，却刨不了多深，自己反而累的氣喘吁吁，腰腿酸痛，胳膊也磨出了血泡。他感

到很難過：難道說自己真就不行了嗎？但是當他撫摸着又酸又麻的腿腳時，不由地想起乍參軍時的第一次長途行軍。那時，晚上累得腿都抬不起來，兩隻腳底板磨出了許多血泡。指導員走過來說：“老劉，堅持到底就是勝利……。”指導員的話給了劉啓才戰勝困難的力量，他刺破血泡，繼續前進，終於達到了勝利。……想到這些，他猛地站起來：“對，堅持到底就是勝利！”於是他又彎下腰，繼續一下一下地刨下去。幾天後，胳膊上的血泡變成了繭子，終於用二十多天的時間刨完了一畝地。

劉啓才自從參軍以後，家裏的兩天半地一直被羣衆代耕着。他回家後的第一個春天到了，他找村長說：

“我想要回五畝地，自己練習着種。”

“算了吧！你這兩天半地，咱們誰還不能捎帶着種，哪能叫你動手！”村長和羣衆都勸阻他。

“沒有一點兒問題，我能幹。”

六月的太陽，像下火似地晒在大地上，在農村該是耩地的季節了。劉啓才左手扶犁，右胳膊夾着鞭桿在地裏耩地，累的汗流滿面。起初，因為不能同時兩手拉繩，到地頭磨犁杖，牲口不聽使喚，就打起轉轉來。又加上瞎矓多，叮得牲口直發脾氣，有一次竟把綠油油的棉花棵弄壞了一大片。他心疼青苗，惱恨自己，把鞭子一丟，蹲在地頭上，托着下巴生悶氣：唉，真不中用了啊！……

平靜了一會，他連續想起了在前方作戰的情形，回來時黨親切囑咐的言語，馬上，他又增強了信念：“不，自己沒有變成廢物。……回來時黨告訴過我，要克服困難領導生產，自己不是打算在勞動中爭取入黨嗎？像自己這樣見硬就回，還够一

個共產黨員嗎？”

站起來，練磨犁。失敗了，再想辦法。幾天後，他終於想出了一個扶犁的辦法：用嘴叼着一根繩，左手拉着一根繩，右胳膊夾着鞭桿往右使勁搪，使跣地和磨犁杖都順當了。雖然瞎矔在身上叮了無數的包，癢癢得鑽心，但因為扶犁試驗成功，他擦了把汗，笑了。

由於他堅持勞動，日益熟悉勞動技能，到一九五二年，在互助組裏自己能種一天半地了。

這年冬天，他在區上參加了整黨學習。就在這時，他光榮地參加了黨。他回到村裏以後就組織了一個八戶的常年互助組。而到一九五四年，這個互助組就提高成為生產合作社了，他被選為社主任，並在村裏擔任黨的支部書記。

現在，麥子就要成熟了，他和全體社員們一樣，每天都從這沉甸甸的麥穗上，嗅出豐收的幸福，他幾乎每天都站在這兒，盤算着每天地打它三千五百斤是不成問題的。

可是誰也沒想到，麥子眼看到了成熟的時候，竟連續下起雨來！這場雨斷斷續續地下了三十多天。將要成熟的小麥，全被泡在水裏，只剩下麥穗在水面上幌盪着。看着這種情形，大家心疼的了不得。事情已經這樣嚴重，如不趕緊下地搶收殘秋，麥子就要爛在地裏。但是地裏下不去車，不好搶割。大家急的直打轉轉，劉啓才比大家更急，他耽心的是：工河、背河、遼河從三面緊緊的包圍着蓮花泡，如果雨下多了，內水排不出，外水再出槽，蓮花泡的莊稼就要全部淹沒！

雨稍一住，劉啓才就帶着全社的人去拔麥子，每個社員分三條壟。劉啓才是一個缺右手、左眼，右脚負傷的人，工作很不

方便，他得用左手去拔，用右胳膊夾着，拔到一定數量，還要抽出幾根麥子來把它們捆上。動作是很吃力的，汗順着臉直淌，然而他幹的却非常有勁兒。當他把三根壠拔完捆好，渾身上下已經像泥人似的，腿被水漚起了泡。

他正想去拔另三根壠時，忽然看見鍾振琴才僅僅拔了兩條壠，彎下腰去，慢騰騰地不願意直起來。於是他一聲不吱地便走過去幫他拔。當兩個人拔到碰頭，鍾振琴一抬頭見接他的是劉啓才，臉立時漲的通紅，他訥訥地想說啥卻沒有說出來，只是迅速地從劉啓才手中接過來剛捆好的一捆麥子。但是他心裏却在想：“二十多歲的小伙子，竟落在手脚殘廢的主任後邊，再不能讓主任來接了。”

真的，在拔第二個三條壠的時候，他已經攆上劉啓才了。

在拔麥中間曾有過這樣一回事。鍾振亭幹活不光太慢，捆麥時還把麥子按在水面上捆，那天拔麥的地勢比較高，本來沒被濕多少的麥子，捆麥時却叫他浸濕了半捆。劉啓才看不慣他這種勞動態度，氣憤地說：

“鍾振亭，像你這樣捆，垛起來還不把麥垛都霉了！”

“這麼深的水，你說咋捆？”

“你不會把腿抬起一隻來，把麥子按在膝蓋上捆？”劉啓才在水裏做個樣勢給他看。

“我不會！”他氣囔囔地。

劉啓才可真火啦：“這是大家夥的事，不能因為你不會，把大家辛辛苦苦搶救出來的麥子都白扔了。”

“那我不幹好啦！”

鍾振亭真的一甩手，把麥子一扔就不幹了

大家圍攏上來，都批評鍾振亭不對。

事情過去，劉啓才心裏悔恨起來。他想到大家春耕、夏鋤時那個勁頭，心該多麼盛呵！現在莊稼淹了……雖然鍾振亭這樣做是不對的，但是自己不應該這樣發火。麥子被水淹了，自己心裏着急，可大家不是也一樣的急呵！黨不是時常囑咐過，對農民要慢慢地進行教育，要有耐性嗎？

當天晚上召開社員大會。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：這個會是為鍾振亭開的。社員們都準備了意見，要批評鍾振亭糟蹋麥子的事；和鍾振亭比較不錯的都替他捏了一把汗，這時鍾振亭抱着批評就批評，大不過退社到頭的想法，慢騰騰地走進了會場。

會開始了，大家都望着劉啓才。劉啓才站起來，却首先檢討自己：“今天上午的事，責任完全在我的身上。鍾振亭那樣做是不對的，可是如果我的態度能夠好一些，慢慢地講清道理，事就不會發生啦。其實，麥子淹這麼厲害，大家的心裏誰不着急？……”

鍾振亭一聽，心裏那股子氣早飛到九霄雲外去了，臉紅到脖根，心像刀絞似的難過。劉啓才剛講完，他便站起來：

“主任，都是我的不對，我看到麥子被水淹了，心就散了，再加上我的脾氣又倔……。”

大家感動地說：“主任一隻手，腳又不俐索，還那樣幹……人家爲啥？還不是爲大家好，走社會主義！不是人家的缺點，人家還檢討，再不好好幹，能對得起誰？”

第二天，革新農業生產合作社男的、女的、老頭都下地拔麥子。真是熱火朝天，拔的拔，鋤的鋤，揸的揸，麥芒把人脖子

都刺紅了，汗和泥水順着脊梁往下淌；腿被水濕的起滿了泡，有的把衣服掛破了，但是誰也不介意。每個人全像泥人似的，熱情始終高漲着。

劉啓才看在眼里裏，樂在心裏，他不住暗暗地想：“從生產中提高羣衆的覺悟，用事實教育羣衆，把社鞏固住，該多麼重要呵！”

九天地的麥子，五天就搶收完了。

麥子運到家，人們的心情安定了一些，但是工河裏的水還是一刻不停地繼續上漲，天天畫記號，天天被淹沒。更嚴重的是：人們逐漸增長了麻痹思想，有的認為：反正麥子拉到家了，高粱得不多少已經肯定，壩開不開也無關緊要了；再說壩有兩米多高，五尺多寬，牢靠極了，水絕對沖不開；趁着有功夫，把房子抹抹該多好。於是很多人都開始挑土、鋤草、合泥抹起房子來了。

劉啓才可不這樣想。他想：黨屢次提醒我們，就是最近，區委還告訴我，不要麻痹，麻痹大意容易出差錯。這條壩關係着千百人的生命財產呵。於是，他馬上找兩個青年，戴着草帽去檢查壩。走到壩跟前一看，壩身和壩上都已長滿了青草，老鼠在草叢中直跑，青蛙四處亂蹦。看到這種情況就知道不妙，當他們把草和蒿子割掉一片之後，就立刻發現了許多耗子窟窿，已經滲出來水，一踩稀宜。

當晚，就召開了一個防汛緊急動員會。在會上並根據大家的意見做出決定：婦女檢查洞、堵洞，男人們一部分去砍樹樁子，一部分去運草袋子。一支防汛大軍出動了。

第二天，雨又下起來，工河水猛漲了三尺。河水離壩面